

# 老班长的工作室

□孙建华

老班长,我的高中同学,时任班长。读书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与我们坐第一排的同学有点距离。有时,他们后排的人站在我课桌边说话需仰视。身高落差产生距离,之间的交流也不多。

真正对老班长的了解,是从数年前的同学聚会开始的。

那次在茶馆的聚会,老班长带来了他的许多画作分送给大家。给我的是一张山水画:一条江河穿山而过,一叶扁舟静待河中,两边群山对望相守,近处的山体轮廓分明,悬崖缝隙中斜长出的枝丫清晰可见。整个画面有点柳宗元笔下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味道。哎,原来老班长能书善画,这么厉害呀。

闲聊中,我发现那些坐后排的同学也不高嘛,仅仅比我们高一刨花(一点点)而已。也许是我们长高了,也许年龄变大、心智成熟了,也许阅历增多、眼界开阔了,反正这会儿差距已不复存在。

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,有幸看到了他的更多作品。

话说刘同学回美国后,我们继续着家庭聚会的形式。四月底我们以“庆五一迎立夏”为由又相聚一起。

这次邀请是老班长发出的,让同学们去他的工作室小聚。

给同学们带些什么呢?聚会的前一天,我就忙开了,拿出好友送我的乌饭叶子,浸泡出来的汁水,放入糯米浸着,以备第二天烧煮。一面又将茶叶蛋煮起来,虽然比不上台湾“阿婆茶叶蛋”的用料和口味,但我的用心与前者不差丝毫,文火煮了一下午加晚上,相信我的“年华茶叶蛋”也能得到大家的喜欢。

第二天早爬起来,将黑米饭烧好,我左手拎着蛋、右手提着饭前往聚会点。

按照老班长的图示顺利找到目的地,已有同学在楼下门口迎候,心中顿感温暖无比,恰如那时的天气——风和日丽,春意盎然。

这是一幢三层楼房,处于小区中心位置,是小区的文化馆,居民的活动场所。我跟着同学径直走上三楼,最里面的一间很大,放着两张乒乓球桌,大房间里还有一间套间,属老班长专用。这里面积不大,功能不少,他在这儿写字作画,过着他的写意人生。同时,又教孩子们学习书画,退休后的生活充实多彩。

这次聚会,同学们亦带来了许多食物,有鼓楼沿的牛肉包子、兴宁桥的烤鸡、“牛吃草”的面结、亲戚家的乌笋等等五花八门。大家无拘无束、欢声笑语共处小小一室,却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我站在工作室门口,缓缓地扫视了一遍:资料柜、书桌椅子、小茶几、单人椅等,看起来与普通办公室没啥区别。忽然,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汁香味,哎!这儿有文房四宝。这些可是稀罕之物呢,读小学那会儿我们都用过,现在我们写字敲键盘,连铅笔钢笔也很少用,何况毛笔。它们是工作室的点睛之处,为它平添了几份儒雅。

只听老班长一声招呼,大家先到外面签个名吧,必要的仪式感还是要的。乒乓球桌上已放好了宣纸、砚和大小不同的十多支毛笔。同学们忸忸推让了一番后,才提笔签名,亮出了各自的书法,我发现他们都有一定的基础,个个都写得挺好的。该你了,

大家催促着。我感觉自己如同被赶着上阵的鸭子,宣纸上歪歪斜斜的字体貌似三只丑小鸭笨拙地走着,又似乎因走错了地方而忐忑不安。最后老班长出手了,看着他龙飞凤舞的签名,同学们啧啧称赞声一片,所谓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。

人们常说: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老班长的功夫远超十年数载了,他从小练习书画,集五十多年的功力厚积薄发,练就了今天的一手好字。随后,他拿出一幅长卷,乒乓球台子显小已放不下,那就放在地上。当他缓缓展开它时,同学们拍手叫绝,我们仿佛随着老班长的画笔神游了富春山。

这幅山水画的布局自右往左纵向展开,画面空间极其自然,脉络清晰,下笔厚重有力,墨随笔出,富春江两岸风景跃然纸上。虽然这幅长卷是老班长临摹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但我们还是震惊不已。

看老班长写字更是一种享受,只见他下笔行云流水,字体变幻灵动。我曾调侃老班长字比人帅,问他师从何人?他说,自学的。也是,我们这代人兄弟姐妹多,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不像现在那么重视,都是放养长大的。

这些年,老班长去过部队,下过农村,当过工人,坐过机关,丰富的经历给了他充足的养料。其实,社会是最大的学校,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天资聪颖加上努力执着,定能收获累累果实。

我相信,这个工作室仍装着老班长的梦想和追求,继续扬帆起航,前有诗和远方。



## 卖豆腐嘞

□任德忠

记得我读初中时,有个男同学是借读生,名叫君印,姓什么不记得了。他的老家是温州乐清那边的,有个妹妹,也在我们学校读书。一家三口租住在我们村水库边上的一座矮房子里,听说母亲早已去世,全家靠他父亲做豆腐为生。

在我们农村有一句老话:“人生三大苦:撑船,打铁,磨豆腐。”特别是磨豆腐最辛苦,工序繁琐,每天起早贪黑,三更睡五更起,干的活累人,得到的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小钱。

每当天蒙蒙亮的时候,同学的父亲就踏着人力三轮车沿着乡村小道挨家挨户地去卖豆腐。“卖豆腐嘞,卖豆腐嘞……”不管是烈日炎炎,还是数九寒天,不管是阳光明媚,还是刮风下雨,叫卖声每天准时回荡在附近各村的角角落落。

君印个子很高,却又很腼腆。平时在学校里话不多,带着很浓的温州口音,讲话的声音轻得跟小姑娘一样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我从没见过君印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,也从没见过他在学校的食堂买过一个荤菜。每天放学回家,除了做家务外,还要辅导妹妹做作业。君印体育很好,学习成绩也不差,每学期都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积极分子”等。因为我和他住在同一个村,平时又经常搭他的自行车上学放学,所以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也许是外乡人的缘故吧,他们一家人对左邻右舍总是客客气气的,平时有卖剩下的豆腐也都会送给邻里们。时间久了,村里人也没把他们当外乡人。特别是君印,得到了村里人对他的的一致好评。我俩常在他家昏暗的灯光下一起做作业练书法,谈人生谈理想,我们还约定一起去北京读大学,毕业后一起创业。

但世上又有几件事能随心所欲?总是无可奈何花落去。

读初二那一年的暑假,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乡村的田野。有一天正

午,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们一起,乘大人们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,偷偷溜到水库里去游泳。我们在水库靠近堤坝的这一边戏水,正当玩得起劲时,突然从水库最里面的山岙里传来了呼救声。有人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:“阿忠,你姐姐掉水里啦,快回家叫你父母。”我光着脚三步并两步跑回家,上气不接下气。当我领着父亲从家里跑到水库时,堤坝上已经站满了人。只听人群中有人在讲,两个小姑娘送去医院了,应该没问题,但做豆腐家的儿子去世了。

后来得知事情的原委:我姐姐和一帮女同学到山上去摘“映山红”,其中一个女孩子因为到水库边洗脚时掉进了水里,我姐姐是去救那个女孩而被拉下了水。两个女孩掉下去后,是家住水库边上的君印首先听到了呼救声。当他把我姐姐救上来后,身体就有点吃不消了,第二次下水去救另一个女孩时,女孩被推上了浅滩处,自己却因为精疲力尽,再也没上来……

就这样,君印永远地离开了我,离开了他的家人,离开了我们这个纯朴的村庄。后来好长一段时间,我都没有见到君印父亲推着三轮车挨家挨户卖豆腐的身影,也没有再听到过“卖豆腐嘞,卖豆腐嘞……”的声音在村里回荡。

有一次我偶然间在街上碰到了君印的父亲,他告诉我准备回乐清老家,不在这里生活了。他还嘱咐我要好好学习,孝敬父母。看着他转身离去的那一刹那,我站在街上,不禁泪如雨下。